

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

何典

张南庄著
上海书店



何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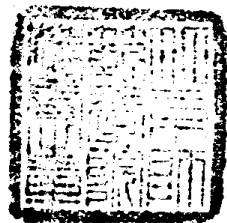
戊寅七月某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0744

1040744



何典

實價五角

一九二六年六月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發行

東南園三十號

中國印書局代印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四十七年前之「何典」廣告

何典十回 是書爲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
客人爲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
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
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
忙裏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
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
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爲文者直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見清光緒五年印本「申報館書目續集」）



鬼雌



鬼容形



針常鬼



鬼殺餓



識寶
大師



鬼打劉



黑漆大頭鬼



青胖大頭鬼



施西腐豆



聖教裡仙人



鬼谷先生



臭夜狼



甘蔗丞相



活鬼

丰農

鬼臉一斑

不會畫人打日坊畫鬼打若說
畫得不像捉他一半未以看代
像之不像 天陰雨泣百水
脚類之日畫於不敢描鬼容



野房小姐



活死人

向讀者們道歉：

本書付印之時，預定由疑古玄同先生擔任做一篇序文，曾經登有廣告在案，自無疑義。不料疑古先生未及着筆，疑古夫人就重病了。後來愈病愈重，到上版時，我們接到這樣的一封信：

……內子已屆彌留，嚔氣乃旦暮間事。此時弟方寸甚亂，悲苦之懷，莫可言喻。何典序，無論如何，在最近之將來，決然無法交卷，事勢如此，無可勉強，尙希諒之。……

現在我們一方面希望疑古夫人的病快快好起，一方面却不得不將此書趕快出版，免得讀者們老是等得個不耐煩。將來序文做好印出，當補送各代賣處，並在語絲上登一啟事，屆時請將此紙扯下，向原來購書處換取。這實在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尙乞諸翁先生特別垂諒。

北新掌櫃拜啟

題記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該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緒五年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可證。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兩三年，向來也曾訪求，但到底得不到。現在半農加以校點，先示我印成的樣本，這實在使我很喜歡。只是必須寫一點序，却正如阿Q之畫圓圈，我的手不免有些發抖。我是最不擅長于此道的，雖然老朋友的事，也還是不會捧場，寫出洋洋大文，俾于書，于店，于人，有什麼涓埃之助。

我看了樣本，以爲校勘有時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于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

過去；但到站直之後，究竟都還是長衫朋友。不過這一個筋斗，在那時，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抽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彷彿有會于心，禁不住不很爲難的苦笑。

夠了。並非博士般脚色，何敢開頭？難違舊友的面情，又該動手。應酬不免，圓滑有方：只作短文，庶無大過云爾。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魯迅謹撰。

重印何典序

吳老丈屢次三番的說，他做文章，乃是在小書攤上看見了一部小書得了個訣。這小書名叫豈有此理；它開場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

疑古玄同耳朵裏聽着了這話，就連忙買部豈有此理來看，不對，開場並沒有那兩句；再買部更豈有此理來看，更不對，更沒有那兩句。這疑古老爹不但是個『街槿頭』（是他令兄『紅履公』送他的雅號），而且是一到書攤子旁邊，就要攤下鋪蓋來安身立命，生男育女，生子抱孫的。以他這種資格，當然有發現吳老丈所說的那部書的可能。無如一年又一年，直過了五六七八年，還仍是半夜裡點了牛皮燈籠瞎摸，半點頭腦摸不着。於是疑古老爹乃廢然浩嘆曰：『此吳

老丈造謠言也！」

夫吳老丈豈造謠言也哉？不過是記錯了個書名，而其書又不甚習見耳。

我得此書，乃在今年逛廠甸時。買的時候，只當它是一部隨便的小書，並沒有細看內容。拿到家中，我兄弟就接了過去，隨便翻開一回看看；看不三分鐘，就格格格格的笑個不止。我問爲什麼。他說：『這書做得好極，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搭的挖空心思，頗有吳老丈風味。』我說『真的麼？』搶過來一看，而開場詞中『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兩句赫然在目！

於是我等乃歡天喜地而言曰：吳老丈的老師被我們抓到了。

於是我乃悉心靜氣，將此書一氣讀完。讀完了將它筆墨與吳文筆墨相比，真是一絲不差，驢頭恰對馬嘴。

一層是此書中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並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在吳文中，也恰恰是如此。

二層是此書中所寫三家村風物，乃是今日以前無論什麼小說書都比不上的。在吳文中碰到寫三家村風物時，或將別種事物強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觀時，也總特別的精神飽滿，興會淋漓。

三層是此書能將兩個或多個色采絕不相同的詞句，緊接在一起，開滑稽文中從來未有的新鮮局面。（例如第四回中，六事鬼勸雌鬼嫁劉打鬼，上句說『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

處』，是句極土的句子，下句接『也覺風光搖曳，與衆不同』，乃是句極飄逸的句子。這種做品，不是絕頂聰明的入是弄不來的。吳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看他不費吹灰之力，只輕輕的一搭湊，便又搗了一個大鬼。

四層是此書把世間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麼都不值的鬼東西。這樣的態度，是吳老丈直到『此刻現在』還奉行不背的。

綜觀全書，無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亂說鬼，却又無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說人情世故。這種做品，可以比做圖畫中的 Caricature；它儘管是把某一個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體的分寸比例全都變換了，將人形變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

而知：這是誰，這是某，斷斷不會弄錯。

我們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圖畫中所佔的地位，也就不難知道這部書及吳老丈的文章在文學上所佔的地位。

但此書雖然是吳老丈的老師，吳老丈却是個『青出於藍』，『強耶娘，勝祖宗』的大門生；因為說到學問見識，此書作者張南莊先生是萬萬比不上吳老丈的。但這是時代關係。我們那里能將我們的祖老太太從棺材裏挖出來，請她穿上高底皮鞋去跳舞，被人一聲聲的喚作『密司』呢！

我今將此書標點重印，並將書中所用俚語標出（用。號），又畧加校註（用。號），以便讀者。事畢，將我意略略寫出。如其寫得不對，讀者不妨痛罵：『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

劉復，一九二六，三，二，北京。

序

昔坡公嘗強人說鬼；辭曰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漢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爲也。由是言之，何必引經據典而自詡爲鬼之董狐哉？吾聞諸：天有鬼星；地有鬼國；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盧充有鬼妻，生鬼子；呂覽載黎邱奇鬼；漢書記爰亭冤鬼；而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爲飯，則較鍾進士之啖鬼尤甚。然或者造無爲有，典而不典。若乃『三年伐鬼』，則見於書；『一車載鬼』，則詳於易；『新鬼大，故鬼小』，則著於春秋。豈知韓昌黎之送窮鬼，羅友之路見擲揄鬼，借題發揮，一味搗鬼而已哉？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記其道聽塗說，名之曰何典；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實則不離

知，疑當作止。

平。開。鬼。心，扮。鬼。臉，懷。鬼。胎，釣。鬼。火，搶。鬼。飯，釘。鬼。門，
做。鬼。戲，搭。鬼。棚，上。鬼。黨，登。鬼。錄，真。可。稱。一。步。一。個。鬼。矣。
此不與而與者也。吾祇恐讀是編者疑心生鬼，或入於鬼窠路。
云。太平客人題。

序

無中生有，萃來海外奇談；忙裏偷閒，架就空中樓閣。全憑插科打諢，用不著子曰詩云；詎能嚼字駁文，又何須之乎者也。不過逢場作戲，隨口噴蛆；何妨見景生情，憑空搗鬼。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鬚捉蟲，賽過探迷露做餅。總屬有口無心，安用設身處地；盡是小頭關目，何嫌脫嘴落鬚。新翻騰使出花斧頭，老話頭箍成舊馬桶。陰空撮撮，一相情願；口輕唐唐，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斷肚腸根，歡天喜地；且由我落開黃牙牀，指東說西。天殼海蓋，講來七纏八丫；神出鬼沒，鬧得六缸水弗渾。豈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說無憑；任從掇冊查考，方信出於何典。新年新歲，過路人題於菴頭軒。

渾，疑當作淨。

